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

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

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

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

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

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

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莫定莫定厲王母之

家在焉父世縣也○素隱曰案漢書作母家高祖十一年十月

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四郡徐廣曰立江

嶧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

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

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

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園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

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推辟陽侯  
辟陽侯名張敖劉之厲王乃馳走開  
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右弗爭  
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右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右  
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  
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  
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請入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  
不用漢法出入解詔言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  
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車四十乘徐廣曰六車  
死反谷口安故勝也取多險阻令人使閭越匈奴事覺治之  
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  
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  
發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室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  
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

在商厲王

及有罪亡

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其國田宅爵或至關

大夫但

士五開章等七十人

淮南見長長數

告長與謀使閭越及匈奴發

使長與謀使閭越及匈奴發

使長與謀使閭越及匈奴發

使長與謀使閭越及匈奴發

使長與謀使閭越及匈奴發

使長與謀使閭越及匈奴發

使長與謀使閭越及匈奴發

使長與謀使閭越及匈奴發

使長與謀使閭越及匈奴發

使長與謀使閭越及匈奴發

使長與謀使閭越及匈奴發

使長與謀使閭越及匈奴發

使長與謀使閭越及匈奴發

使長與謀使閭越及匈奴發

使長與謀使閭越及匈奴發

使長與謀使閭越及匈奴發

使長與謀使閭越及匈奴發

命葉帝罪詐捕命者以除罪命者而命者之罪

擅罪人罪人無告刻繫浴城巨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

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  
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兼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  
南海民憂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交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  
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  
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忘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翻曰吏  
請召治已長不遣謾言曰已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汝欲離  
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  
侯二十石議臣倉臣故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  
十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  
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  
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  
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除廣曰嚴道有  
置脚案張晏曰嚴道蜀郡將○索隱曰將有嚴王遣其子毋從不  
曰道嚴道有邛來山有郵亭故曰嚴道食給薪菜鹽豉次食

淮南厲王

器席蓐自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斗五斤酒二  
斗令收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他盡謀所  
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  
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  
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  
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傅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軍封漢書音義曰掘  
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吾安能  
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心一吐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  
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  
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獨斬丞  
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曰案劉氏云上即令丞相御史遂  
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  
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  
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

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尚斗粟猶尚不

一尺布尚可縫而其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況於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善遂放逐

背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

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諡淮南

王為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

三子阜陸處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

王皆復得舊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

只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

發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公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

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徐廣曰曲城侯姓曲名將兵救淮南淮

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聽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

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

南王如故

貞信乃勞苦之曰衡山王王齊北所以褒之使相交故徙衡山王王江北淮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好射獵馬馳騁欲以行陰德

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

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餐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

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

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

財物陰結賓客非李氏也要略六卷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

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

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下

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

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辯士為方略者妄作

妖言諂說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

七十八

新王愛陵常多子金錢為中詔長安徐廣曰詔同候來察之名也

孫伯通曰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捕且盡力故棄市

氏及包世並音丑政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

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

脩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

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

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

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

曰一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劔自以為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

雷被曰雷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

即願奮擊劔奴太子遷被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

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

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

淮南王安

即詔太子淮南案之不逮詔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

太子逮不遣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連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

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

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遂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

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

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評驗王

色和評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

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劔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

市所謂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六謂侵罔不行也詔弗

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五縣使中尉宏

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

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

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耻

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妾妖

言○素隱曰如淳曰道猶言路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

治有男王怒以為妾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漢書曰伍被楚人也

左吳等察輿地圖蘇林曰輿地圖畫載之意○素隱曰志部署兵所

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官車即晏駕廷日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

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賢子乎王坐東宮

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

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麀鹿游姑蘇之

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殺伍被父母囚之三

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

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出而舉萬全昔文王一怒而功懸于

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勅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

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

淮南王安

臣不敢遊子胥之誅願大王母為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

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

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遺蒙恬繁長

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十里流

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王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

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

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言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見即從

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

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

緇曰振子萬童馳案薛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悅遣振男

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於是百姓悲相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

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

以為士卒之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互解欲為

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嚮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隙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禮飲酒必祭示敬也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封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舩一舩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行珠王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曠之南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

淮南王安

子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群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海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海曰不以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擊而榜宮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曰漢書作嚴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太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



遊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解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  
之發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  
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  
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  
服羌蠻入獻東夷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在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塞開胡  
方匈奴折翅傷翼矣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  
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  
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  
奴還生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為之用  
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  
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  
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度皇  
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

淮南王安

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聞見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  
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首死  
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音廣曰一作音寂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  
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  
字即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且吳何知反且吳何知反言吳王不  
實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執之矣且吳何知反言吳王不  
案也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如淳曰言吳將得出之  
我今樓緩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先要  
成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環轅伊闕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  
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  
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  
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  
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  
被曰大王之群目近幸素能使衆者且目前較詭獄餘無可用者王  
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

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  
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鐵鑿棘矜也徐廣曰大鑿謂之削音五哀反  
吾重反鑿音自各反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  
賊天下興万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  
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音即消又皆引領而  
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  
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  
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  
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揚然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  
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  
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  
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  
俠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耐罪不至於死蘇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耐  
後改如是耐音者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耐祭耐  
猶任也蘇林曰一赦為耐作二赦刑口上為耐耐任其罪赦令

淮南王安

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五急  
會曰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幸  
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  
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  
徐廣曰淮南隨而說之僅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  
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  
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  
冠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冠欲如伍被計使人偽  
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事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如海日發相  
難法曰一日猶一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  
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  
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  
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波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日卒衣也持羽檄從  
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  
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柰何

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舩守下雉之城余曰在江

日下雉縣名在廬江南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疆弩臨江而

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疆江淮間猶可得

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

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囚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

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

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

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

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

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

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晉曰不死伍被自詣吏囚告與淮

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蒙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

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

淮南王弟也嘗淮南王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太子曰皆廢各以其國

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諸

趙王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

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

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榮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

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

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

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救當皆

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非

賜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凡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

意丞相引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

安自剄殺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

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殺廷尉湯曰被首為王

畫反計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徐廣曰又為六

國以陳縣為郡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  
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  
弟相青整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  
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  
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刻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  
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  
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  
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衡山王以此志與奚慈  
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侯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廣昌曰  
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  
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  
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  
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  
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中兄孝失母附

衡山王賜

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太子元朔四年  
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音義曰傳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答太子  
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主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  
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  
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  
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  
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  
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答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  
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  
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  
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  
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  
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輶車徐廣曰朝  
音扶萌反○索隱曰救漢書作救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

劉向別錄云陽家有救民之法也

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贏之長安上書○索隱曰贏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軺車欲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贏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贏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贏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贏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赦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索隱曰安李息

衡山王陽

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守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如姦棄市王右徐來亦坐盡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王告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意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二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僇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淮南多橫舉事非正天子寬仁其過不更軺車致禍斗粟成詠王安好學女陵作詞兄弟不和傾國殞命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曰謂本  
法循理之吏也

史記一百一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道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  
以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

禁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

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除澆曰乘多水各得其所便民皆

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

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

三月頃相曰罷吾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

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

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索隱曰庫音下也音

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

不可王必欲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

君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軍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

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効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

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魏曰在

江陵故城中白土里民德孫叔敖曰葬我廬江後當為萬戶邑也

被楚都郢城共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鄭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昭亦古之賢大夫合著在晉晏之下

不買散入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索隱曰摯亦大夫合著在晉晏之下

簡公定公皆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

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

相子而子期之子與子產為相一年敗也未賦狎斑白不提挈僮子

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索隱曰賈音價謂賈三年門不夜開

鄭道不拾遺四年田賦不歸五年十世入籍喪期不令而治

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

歸是覽曰子產家在河南新鄭城外人家是也索隱曰按去

卒鄭人耕者輟耒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廢

魯叔敖鄭子產公儀休

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

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

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

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

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負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

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

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

及不當伏罪乎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

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

死也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

有輕重下吏有過抹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

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

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目能聽微決疑以快疑故周禮聽微以正聽察辯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人號泣公儀子見好市而家婦逐石奢繼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本職循理去詞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史述焉叔孫鄭產曰昔稱賢拔葵一利慈父非慤李離伏劍為法而然

漢書列傳第五十九

汲黯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一百二十一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曰六國至衛

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已後莊皆曰嚴

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

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

家人失火屋比延燒比音卑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

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瓦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

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取為令病

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

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淨擇丞史而任之如海曰傳

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閣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

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

諸侯內史史各一人本史書佐各十人今物言承史或以為其治

釋郡丞及大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



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

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滌潔

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應劭曰傅柏梁

音付八難柏名傳善權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曰一云名棄

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

文學儒者上曰吾欲張晏曰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

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

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贖也音階階反群臣或數

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

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

數如淳曰黯病滿賜告詔思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者

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徐廣曰景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

任職居官無以踰人漢書作帝音讀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

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莫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

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

謂林邊謂林視之一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

不見也上常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帳成爲武士象也孟康曰

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

上不能喪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

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折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

之為如淳曰此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

黯仇厲守高不能屈徐廣曰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

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

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

孫引及事益多吏民巧弄音路淵反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

以幸音與列反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

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曰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姪為皇后然黯與仇橫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家掖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稱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引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專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問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

史記

漢發車二萬乘將官無錢必以民貫馬○索隱曰貫音時夜民貫馬反貫賂也都氏音勢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獎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如身曰黃黃未火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婢奴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闕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關妾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惟於京師市買其法也○索隱曰無符傳出入為關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華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

錢徐廣曰元狩五年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

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強予然後奉詔詔召

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

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

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即

昭願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

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

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

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

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

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

陽如身曰諸侯王想在郡守上秩直一千石七歲而卒徐廣曰元

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便至諸侯相黯姑姊子

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官官四至九卿以河

南太守卒良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索隱

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嘗為頃耜將籍死已

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

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厄

服度曰梁孝王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

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贖曰諸郊

不編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

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

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

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

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  
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及竹器○索隱曰算每朝候上之  
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承史誠有味其言  
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間人之善  
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汝河  
自請治行五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  
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  
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置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儻人徐廣  
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儻人儻人蓋與生時利如今方宜矣駟案  
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事較任也贊曰任人謂保  
任見奉者索隱曰就音即也反幸較音壯角案謂當時作大農  
任賓客儻人取庸直也或者與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  
幸較字亦作醜惟儻者獨也言國家獨推也此多逋負司馬安  
六幸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幸較也

鄭當時

為淮陽太守終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  
又上以為孝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交鄭莊及黯始列為九  
卿帝內行脩絮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曰落音落也及居

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眾人乎

下邳翟公有言徐廣曰邳一作邳○索隱曰邳音圭縣名屬京兆始翟公為廷尉賓客盈

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盈門翟公乃大置其

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

見汲鄭亦太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橋制自古稱賢淮南卧理天子伏焉積新興

歎仇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愴然

汲鄭列傳第六十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

○索隱曰案謂字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

至於廣厲學官

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闕雖作幽厲微而

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

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

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悼後世學者多錄焉一作錄自孔

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索隱曰案子

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知也而宰子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

子路居衛案仲尼弟子別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

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

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

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  
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  
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徐廣曰孔  
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成音丁韓反旬月  
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然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  
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  
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  
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  
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  
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  
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  
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

儒林

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宋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  
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  
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  
則申音公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於齊則轅固生於  
燕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也言尚書自濟南伏生張華云名勝  
字子康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  
堂伯則伯是其字六生者自漢已來儒  
者皆字生亦先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索  
隱曰毋音無胡  
母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蚡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  
衣為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人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  
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將帶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  
尊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愆  
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  
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

焉謹與太常臧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

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

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

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

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

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

長承上屬所二千石也索隱曰上音時兩反屬音濁屬安二千石

謹察可者當與計偕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

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

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孝子若下材及

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

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

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以治掌故

徐廣曰六次治禮學治子故

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

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以百石已下

補郡太守卒史皆各止一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

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利百人補郎中

二百石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

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

索隱曰案漢書云申公少與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

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已而郢為楚王

令申公傳其太子戊徐廣曰是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

上郡侯文帝元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晉靡申

公徐廣曰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

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

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索隱曰謂申公不傳疑者則闕不傳

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  
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  
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  
乃言而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  
人乘車得從駟車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  
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  
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至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  
皇嘗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  
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更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  
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安國之子  
大博生忠生武及安國周霸至膠西內史徐廣曰孔安國之子  
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徐廣曰孔安國之子  
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繆氏出蘭陵一音壯一音穆  
諸生為楚元王所禮也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慶忌為  
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跡不備而

膠林

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  
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  
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紂紂之民不  
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  
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  
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  
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  
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  
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  
受命放殺者實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  
言耳索隱曰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也  
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王刑徒之官也案漢  
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



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  
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久之病免

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  
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蒲川側目而視

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  
本韓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  
徐廣曰惠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

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索隱云賁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  
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齊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  
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

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  
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

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  
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歐陽生

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  
安國兒寬貧無費用常為弟子都養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

為養案有所養卒及時時問行備貨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  
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

法議疑獄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  
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

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  
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九年而以官巫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水意

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  
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維

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  
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曰案孔氏

五

著於壁室... 復出古訓... 復申... 尚書二十八篇... 取象二十八... 篇... 並為之傳也... 藝文志曰... 安國悉得其書... 以考諸學者多言禮而魯... 二十九篇... 有六篇... 起者謂起發以出也...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

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

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 索隱曰... 亦音

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 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

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

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 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各地

桓生單次... 善單姓次名也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 徐廣

也... 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

受易孔子... 索隱曰... 商瞿... 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

何字子莊... 索隱曰... 漢書... 商瞿... 傳子家授東武... 虞子乘

子乘... 何六代也... 仲尼弟子... 傳作... 瞿傳子光子乘... 羽傳齊人田

子音... 必利反... 音子... 後反... 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

仲傳菑川人楊何... 武王同傳菑川... 楊何... 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

儒林

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大子

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 徐廣曰... 莒... 臨菑人王父偃皆以易至

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

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

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 索隱曰... 事

武帝兄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

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

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 徐廣

元六年... 索隱曰... 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陟園... 天子召諸生

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 徐廣曰... 一作... 不知其師書以

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

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

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

六... 百...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業產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母生漢書曰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殷又作取也溫呂步舒褚

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宣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

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曲臺壞磬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亂孔致理鴻猷克贊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